

看見安龍儀式的當代新風貌—— 「安龍多重奏：道教與創作」 跨領域論壇紀要

涂峻清*



圖一：與會者與米龍創作合照

安龍儀式在當代有越來越多新風貌，也很有生命力。但比起廣為人知的進香活動，安龍還不夠被認識。國科會人社中心於 2025 年 3 月 1 日精心準備的年度大戲與開春第一炮，由跨領域學者和藝文團體，一起透過表演藝術、音樂，還有學術討論，共同譜出安龍多重奏。這場活動是人社中心打開學術殿堂的嘗試，希望邀請大眾一起參與文化儀式，透過這天活動讓參與者都能用新的方式理解世界。

*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碩士。本論壇紀要經各場次主講人審訂。

活動第一場次由臺大臺灣文學研究所的蘇碩斌教授談新博物館時代的物件與敘事。藝術與宗教自古以來便有著深刻的連結，無論是古希臘的雕塑、基督宗教的聖像，還是文藝復興時期的畫作，藝術長期以來皆與信仰與儀式高度相關。班雅明在《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作品》中指出，藝術品原本具有「靈光」，即其獨一無二性與崇拜價值，但隨著印刷術、影視技術的發展，藝術品可被大量複製，其靈光逐漸消逝，展示價值取代了崇拜價值。這樣的轉變改變了藝術的本質，也影響了藝術與社會的關係。博物館的誕生進一步形塑了藝術品的地位，其核心功能在於物件的保存與展覽，透過系統性的陳列傳遞知識與價值。然而博物館並非單純的知識場域，實際上背後往往涉及國族主義的知識與支配。例如，臺灣的總督府博物館便反應殖民統治與「文明」的進程。

二十世紀以來，博物館的社會定位持續變化。1970 年代的博物館主要聚焦徵集、保存、研究與展示，維持穩定而權威的知識體系。然而 1990 年代「新博物館學」的興起，則對傳統博物館提出批判，主張應反省靜態的物件展示，將人的經驗與詮釋帶回核心，使博物館成為與當代社會對話的平臺。2020 年代博物



圖二：學者合影（左起）臺師大國文系鄭燦山教授、輔大宗教系張超然教授、政大宗教所謝世維教授、中研院李豐楙院士、臺大臺文所蘇碩斌教授、國科會人社中心林瑋嬪主任、新竹太初玄清宮葉峻男道長、十鼓擊樂團江逸芹執行長、輔大宗教系蔡怡佳教授

館的定義再次更新，強調博物館應與社群溝通，深化其社會參與。當代藝術的社會意義已經發生轉變，不再只強調展示原始的「過去」，而是將物件生產者和觀賞者的界線模糊，使藝術成為敘事與溝通的載體。當代藝術不應只是政治的美學化，而應追求美學的政治化，使其介入社會，發揮影響。

第二個場次由臺大人類系林瑋嬪教授，同時也是國科會人社中心主任發表，介紹米龍的生成過程，及其中的材料、身體技藝與當代道教藝術創作。米龍是道教正一派的儀式所創造，在施工動土後舉行慶城醮儀與安龍謝土，重建土地的秩序。二十一世紀後米龍在臺灣各地開始流行，許多慶典都舉行相關儀式，且規模持續擴大，其中道教藝術化與美學化的現象值得深究。在先前氛圍道教的研究中，林教授已經談了政治生態、資本主義與疫情等面向與米龍的關係，但尚未進入到米龍的製作過程。透過 Tim Ingold 的視角，林教授以「生成過程」(making) 為討論的核心，將各種有機生命納入討論，透過跟隨材料，討論材料本身的變化與技術實踐中人與物彼此界線的交融和符應 (corresponding) 以及纏繞的網絡 (meshwork)。故事的主教葉峻男父母都是乩童，後建立太初玄清宮並創作許多米龍，全家都投入其中，當中有家庭的情感與難忘的童年。米龍的生成過程牽動許多社會關係，從米的搬運開始有許多信徒的投入，葉峻男給紅包而非工資，這些助手會回捐給廟，製作結束後他再帶大家去用餐，形成相互「放伴」(pàng-phuānn) 的關係，人的品味與倫理關係在其中被生產。

米本身具有流動的物質性，無法完全被駕馭，季節與氣候都會影響製作的過程，還有錢幣等其他物質，共同影響如何堆疊物質到特定高度。而製作的過程仰賴特定的身體記憶，葉峻男道長曾修習太極導引課程，學習站樁、落胯、旋腕等功夫，追求「勁蘊含氣」，而不只是運用蠻力，旋轉的太極連結了太極龍形的生成，從而「以藝進道」。透過米龍的探討，林教授強調有生命力的製作過程，安龍儀式以米為中心，從信徒捐獻、製作米龍，到儀式完成，米龍解體並分送各家，米進入身體了，最終重新創造世界，未來也應更重視道教研究與眾生的關係。

第三場由十鼓擊樂團的江逸芹執行長分享十鼓與道相遇的過程，介紹傳統鼓樂在新世代的創新嘗試中，融合了不同文化與思想，展現出新的藝術風貌。十鼓的許多團員在道教家庭成長，從小浸潤於道教文化。他們學習儀式音樂往往是透過口傳心授，一首一首記憶，而非依賴樂譜。這些音樂不僅存在於宗教儀式中，也在日常生活中使人們在旋律中與信仰產生連結。創作者以鼓樂與旋律譜寫心中的「道」樂章，探索老莊智慧，結合道家思想與五行概念，融入混元、太極、四象、六合、八卦乃至無極的哲理，使傳統音樂蘊含更深層的意

境。在年度表演中，選擇「天地人」為創作理念，以億載金城作為背景，展現歷史與文化交織的敘事。

表演中，謝團長與葉峻男道長合作，將道教文化與表演藝術結合，從宗教儀式進入藝術創作，融入原住民與漢人共同的歷史記憶，如炸寒單、搶孤、做十六歲等習俗，並以億載金城的古戰場意象賦予演出歷史意象。服裝設計也在服飾上點綴各種符咒，如收驚符、延壽解厄符、改運符、往生符，進一步強化儀式感。葉道長更在表演中製作米龍，與舞蹈相互呼應，使演出成為一場連結宗教、歷史與當代藝術的深刻對話。

在完成上午的論壇後，來到了當天活動的重頭戲——中午的米龍創作展演。葉道長團隊首先將米從袋子分裝到桶子中，接著在紅毯上開始創作，首先做出精緻的龍頭，接著有勁地畫出蜿蜒的龍形，開始將龍體逐漸加粗，然後加上龍鱗，並以書法寫成兩份符咒。完成輪廓之後，葉道長與團隊接著在龍身上放上金幣，同時在龍身的外圍加上黃色的小米，然後開始製作帶勁的龍爪、龍鬚與龍尾，還有在龍身上擺上蠟燭，最後在龍頭前方以小米寫下「安龍多重奏」，為整個作品畫下完美的句點。全場觀眾在米龍製作過程中，都圍繞著葉道長與團隊，觀賞他們精湛的技藝，以及非常專注而不馬虎的精神，米龍完成時，全場觀眾都發出讚嘆，展演活動在與會者和這條降落在會場的龍合照後進到下一個階段。

下午第一個場次由輔仁大學宗教學系張超然教授，以「閩山變奏」為題談臺灣道法二門與安龍科儀。現今許多廟宇慶成醮典中安龍送虎儀式，來自於道教的安宅儀式，且有長遠的歷史，並隨著不同的時代與地區產生演變，其中的儀式與象徵意義也變得更加豐富，秦漢的土忌與解土，到唐代的正一醮宅儀、南宋的土皇土府與玉樞經，和元代的安宅齋與土府醮等。「道法二門」指的是「正一道」與「閩山法」的儀式傳統結合，來自福建詔安、南靖等地，當今分布於臺灣北部、中部與東部。「正一道」來自江西龍虎山天師府，偏向朝廷系統；「閩山法」則來自南宋以降福建驅邪法術，由事主在家宅行法。「安龍送虎」的科儀便是「道法二門」道士的重要儀式，對住宅修建後的土地秩序進行重整，連結其中的神聖根源。

安龍送虎儀式中，科儀桌與米龍、青龍白虎和二十四山是重要的特徵，接著儀式由序詞開始，經歷奠祭龍神、淨壇、勅龍開光、請神、宣疏、三獻，到誦經、告符（燃燈）安鎮、射蟲、添糧益算，最後回向、化財、送虎與安龍，然後完成儀式。這些儀式來自不同時代、不同派別的儀式傳統的整合，其中包括多種解除土地禁忌神煞的方法，召請的土地神靈包含上級土神、中級土神與不



圖三：米龍製作仰賴特定的身體記憶，追求「勁蘊含氣」，旋轉的太極連結了太極龍形的生成，從而「以藝進道」

同類型的下級土神，分別是主持者、處理者、協助者與被處理者的角色。唐代以來的道教安宅儀式，是以禁忌神煞以及土府諸神作為治理的對象，加上龍神也是安宅儀式所要處理的對象，加上「土煞」的化解，這些來自道教以外的數術傳統。「道法二門」道士在醮儀架構之中加入閩山法術，結合米龍儀式來安鎮龍神並送走虎煞，和過往的誦經儀式已展現出不同。

下午第二個場次由李豐楙院士以地中安龍為題，談道教與民俗的創世紀神話。安龍謝土儀式在當代臺灣的存在，可以與漢民族神話對話，更可以與科技觀念對話，賦予當代的新意義。臺灣各地舉行慶成醮儀以地方廟宇為多，而宜

蘭的傳藝中心在園區完成後舉行了兩次謝土儀式，是少見的例外，且橫跨南北兩大派別的道壇，其中儀式結構包括送逐與安鎮。若探討道教神話中的意境，「地中」代表宇宙的中央軸，對應地中的就是「天中」。地方公廟即使到今天以現代化建築形式營造，仍依循相關習俗，慶成時委請道士重整土地秩序。道教在當代臺灣社會保存許多古例，其中謝土儀式牽涉許多不同類型的神煞。儀式中包括「遍請」與「泛召」兩大類，反應土部神系的「神煞並存」觀與其中的科層階序，道教的「氣化宇宙觀」歷久不變。龍神信仰中土公與五土龍神作為土部的代表，在大理白族或越南等非漢地區也都有相關變化。從先秦兩漢至今，土地禁忌都是數術觀念的一環，有延續的文化韌性，包含睡虎地秦簡《日書》等資料，證明居住禁忌早已存在。道教後來收編「解土」術為「謝土」，到宋元時期的道教類書中，可見相關的神靈譜系，不同時期的土部神系被整合，反應謝土科是歷經長期發展的結果。

從私儀式轉變到公儀式的過程，展現道教與漢人社會文化的關係，漫長的轉變過程中從家宅到公廟，儒家禮儀與道法科儀的競合，與明清禮儀革命連結。道教從解土轉變為謝土的過程，再到慶成醮儀，對象從私宅擴大到宗祠，從明代以後逐漸與聚落的共同體連結，兼具公私性質，這些轉變也可見於域外文獻。從安龍儀式中可以看見道教信仰與氣化思想延續至今，也展現神話與儀式的結合，而龍為其象徵物。神話的意境給予如何觀看安龍謝土之指引，「地中安龍」對應「天中北極」，象徵來自太極八卦圖，而易學突破對促成地中安龍也有影響。安龍儀式從古至今有許多改變，但氣化思想和化解禁忌的目的未有改變，地中與天中的神話意境在其中應被重視，米龍的象徵意義具有普世性，如同神話學的永遠回歸之夢。傳統三教的根基加上道教與民俗的融合，在當代持續發揮新意，未來更應反思儀式與土地倫理、生態哲學的連結。

最後的綜合座談，由林瑋嬪主任、葉峻男道長、李豐楙院士、蘇碩斌教授和張超然教授共同與談。林瑋嬪主任首先指出，這場論壇的多重奏精神，讓不同人與物都發出各自的曲調，給予各種洞見盡情發聲的機會，看見不同曲徑的貢獻與限制，其中人類學重視深描、道教學界重視經典，道士們則能夠展演與實作來實踐並與社會對話。林主任更指出，米龍的發展與臺灣在地的關係，更值得未來深入探討。葉峻男道長今天由父母相伴出席，他談到信仰是自己生命中很大的力量，讓自己能走上想走的路。葉道長特別感謝爸媽的教育，讓自己有能力做好事情與幫助人，也很高興孩子有興趣投入，希望自己透過宗教實踐可以帶給更多人幸福。活動最後在觀眾的熱烈討論與回饋中圓滿落幕。